



我读《红楼梦》 《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天情的体验——宝黛爱情散论



钗黛合一新论——兼论文学人物的评析角度



“抄检大观园”评说 时间是多重的吗？



李商隐的挑战 雨在义山



混沌的心灵场——谈李商隐《无题》诗的结构



一篇《锦瑟》解人难 再谈《锦瑟》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心有灵犀

王
蒙
著

心有灵犀

王蒙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有灵犀/王蒙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

ISBN 7-02-003724-0

I. 心…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5026 号

责任编辑:廉 萍

责任校对:葛云波

责任印制:王景林

心有灵犀

Xin You Ling Xi

王 蒙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724-C/I·2348

定价 14.80 元

编辑说明

近年来,关于作家学者化的呼声时常响起,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涉足学术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为了对这种现象给予鼓励和总结,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

作家谈论学术问题,一般不受既成模式的束缚,文章大多写得自由生动,而且往往眼光犀利,思路开阔,读来颇富启发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尊重作家的写作习惯,本丛书在写作方法和体例上并不强求统一,每一本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也都只是作者本人的一家之言,并不代表我们对学术问题的评判。作为出版者,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会加深对作家学者化这一话题的讨论,当然,对学术问题本身的讨论也是我们所热切期望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

2001年12月21日

44 29/1

心有灵犀

王蒙 著



春梦随云散

刘心武 著



中国文人的 非正常死亡

李国文 著





我读《红楼梦》 《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天情的体验——宝黛爱情散论



钗黛合一新论——兼论文学人物的评析角度



“抄检大观园”评说 时间是多重的吗？



李商隐的挑战 雨在义山



混沌的心灵场——谈李商隐《无题》诗的结构



一篇《锦瑟》解人难 再谈《锦瑟》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目 录

我读《红楼梦》	1
《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4
天情的体验	
——宝黛爱情散论	17
贾宝玉论	35
钗黛合一新论	
——兼论文学人物的评析角度	67
蘑菇、甄宝玉与“我”的探求	77
“抄检大观园”评说	83
时间是多重的吗?	104
作为小说的《红楼梦》	112
变奏与狂想	
——门外红学妄谈	140
伟大的混沌	
——与新闻学院学生谈《红楼梦》	151
李商隐的挑战	169
雨在义山	179

通境与通情

——也谈李商隐的《无题》七律	194
----------------------	-----

混沌的心灵场

——谈李商隐《无题》诗的结构	206
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	222
一篇《锦瑟》解人难	239
再谈《锦瑟》	247

旧体诗的魅力	253
重组的诱惑	258
诗情词意	266

发见与解释	269
谈学问之累	275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284
名士风流之后	288
《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298
话说“朝三暮四”	304

我读《红楼梦》^①

我爱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本最经得住读，经得住分析，经得住折腾的书。

《红楼梦》是经验的结晶。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感情经验，政治经验，艺术经验，无所不备。《红楼梦》就是人生。《红楼梦》帮助你体验人生。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读《红楼梦》，就是与《红楼梦》的作者的一次对话，一次“经验交流”。以自己的经验去理解《红楼梦》的经验，以《红楼梦》的经验去验证、补充、启迪自己的经验。你的经验、你的人生便无比地丰富了，鲜活了。

《红楼梦》又是一部充满想象的书。它留下了太多的幻想、奇想、遐想、谜语、神话，还来不及好好梳理，因此需要你的智慧的信息……它使你猜测，使你迷惑，使你入魔，使你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于是你觉悟了：原来世界不止一个，原来你有那么多种有待探索和发现的世界。

读完《红楼梦》，你能和没有读它以前一样么？

① 本书中出自《红楼梦》的引文，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

《红楼梦》是一部令人解脱的书。万事都经历了，便只有大怜悯大淡漠大欢喜大虚空。便只有无。所有的有都像是谵妄直至欺骗，而只有无最实在，便不再有或不再那么计较那些渺小的红尘琐事，便活得稍稍潇洒了——当然也是悲凉了些。

读过《红楼梦》以后，你当懂得潇洒里自有悲凉，悲凉里自有潇洒的道理。

《红楼梦》是一部执著的书。它使你觉得世界上本来还是有些让人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哭为之笑为之发疯的事情。它使你觉得，活一遭还是值得的。所以，死也是可以死得值得的。为了活而死是值得的。一百样消极的情绪也掩盖不下去人生的无穷滋味！

这样，读一次《红楼梦》，又等于让你年轻了二十年。

《红楼梦》令你叹息。《红楼梦》令你惆怅。《红楼梦》令你聪明。《红楼梦》令你迷惑。《红楼梦》令你心碎。《红楼梦》令你觉得汉语汉字真是无与伦比。《红楼梦》使你觉得神秘，觉得冥冥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伟大。

你会觉得：不可能是任何个人写出了《红楼梦》。《红楼梦》里的人物都已经成了精。《红楼梦》里的事情已经都成了命。他们已经走入了你的生活，你甚至于无法驱逐他们。

是那冥冥中的伟大写了《红楼梦》。假曹雪芹之手写出了它，又假那么多人的眼睛包括王蒙的眼睛从中看出了一些什么，得到了些什么。

《红楼梦》是一部文化的书。它似乎已经把汉语汉字汉文学的可能性用尽了，把我们的文化写完了。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而且不仅是封建社会的。几乎是，你的一切经历经验喜怒哀乐都能从《红楼梦》里找到参照，找到解释，找到依托，也找到心心相印的共振。

《红楼梦》又是一个智力与情感、推理与感悟、焦躁与宁安的交流交叉作用场。你有没有唱完没有唱起来的戏？你有还需要操练和发挥的智力精力和情感么？你有需要卖弄或者奉献的才华与学识么？你有还没有哭完的眼泪么？请到《红楼梦》这方来！来多少个这里都容得下！

尤其是，《红楼梦》其实什么也没有告诉你。你永远为之争论，为之痛苦，你说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他而不是她。你更弄不明白，究竟是谁比谁好一些或者不好一些，谁比谁可爱一些或者不可爱一些，究竟哪一段更真实一些或者哪一段更假语村言……

再加上“红学”，你和《红楼梦》较劲吧，你永远不可能征服它，它却强大得可以占领你的一生。

《红楼梦》永远是一部刚刚出版的新书。

读《红楼梦》是一次勇敢的精神探求。在那个世界里，你将听到什么，得到什么呢？

在一次又一次探求中，我写下了一些与曹雪芹，与宝玉、黛玉，与贾政、王夫人……的对话与辩论。评点，真是一个好主意。与《红楼梦》朝夕相处，切磋琢磨，这是缘分，也是福气。应该感谢出这个主意的漓江出版社与聂震宁先生。

也应该谢谢你，读者，你也进入到这个缘分和福气里来了。你也在梦里了。

《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中国化的一门学问

自上一次在哈尔滨召开《红楼梦》研讨会以来的十年中，中国大陆拍摄了《红楼梦》的电视剧和电影，出现了许多新版本，以及《红楼梦》的续作，《〈红楼梦〉学刊》出版发行了十七年，一直维持着相当的订数，这是一个奇迹，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盛事。在普及《红楼梦》上毛泽东功不可没，他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判断。他说《红楼梦》是阶级斗争史，四大家族的兴衰史，则是政治家耽于阶级斗争的一种判断，是一家之言。

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它与我们接受新学以后引用的以拉丁语名词为本源的许多概念，比如地理学、物理学、数学、哲学等都不一样，它是非常中国化的一门学问。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它不完全用严格的逻辑推理，如归纳或演绎的方法，也不完全用验证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而这些都是不那么科学的。另外它又是非学科的，我们无法把它限制在文艺学、小说学、文体学等学科之内，它扯出什么来就是什么。第三，它不完全是《红楼梦》解读学，当然应当把《红楼梦》的解读放在核心的

地位,但解读的外延太广阔了。人人读《红楼梦》,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行。毛泽东谈《红楼梦》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更正确的解读《红楼梦》,而是为了更正确地解读毛泽东思想。

红学是一门非现代意义上的学问,但这并不妨碍对《红楼梦》进行科学的研究,比如说对它的版本和曹雪芹的家世进行考证,进行史学的研究。也可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对《红楼梦》进行科学性研究有时显得很煞风景,但你必须承认即使在最有创造性的东西上也有它的种种模式和概念,也不妨把它归纳为规律性的模式乃至公式。这种研究也是一种角度。对这一类的研究常使人产生一种疑问:用非常现代、后现代的学术理论研究《红楼梦》会不会把我们引入迷途?我觉得不见得。没有这些理论,我们可以阅读和研究《红楼梦》,有了这些理论并用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阅读和研究《红楼梦》实在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用《红楼梦》来验证这些主义,又反过来用这些主义来验证《红楼梦》,这是一件大好事。本体先于理论,《红楼梦》反映的是人的本体,它先于一切理论而存在,也可以与一切理论相贯通。再过二百年,甚至一千年,仍然会有某种科学理论能在《红楼梦》中找到某种相通的契机。

《红楼梦》的文学研究

我主张研究《红楼梦》以文学的方法为主,文学的方法中又以现实主义的方法为主,但别的研究方法也应当保留。

现实主义的研究 1949 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绩,对此不应该加以抹杀。首先它注意到《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如社会矛盾、社会结构背景等方面的问题。其次是注意到小说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贾政、王熙凤、袭人等人

是正统的角色,封建统治的角色;而贾宝玉、林黛玉、晴雯、芳官等人则是反传统的角色。这几乎成为不移之论。于是出现了人物分析两极化的模式,甚至为此不惜为贤者讳。如晴雯对地位比她更低下的丫环实在是残酷极了,她是使用了肉刑的。林黛玉对待刘姥姥的态度是根本不把她当人看的。这些都不是马列主义所能肯定的,是违反普罗文学志趣的,而我们有意无意地做了回避,以维护她们代表的革命和反叛的人物形象。这其实也是一种走火入魔,是一种极端化。

这种现实主义的研究大致是把《红楼梦》当作对生活的再现来分析的,是用“再现”说来研究的。我觉得也可以用“表现”说来研究,对于作家来说,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再现”与“表现”之争,很像瞎子摸象之争。不错,《红楼梦》是对生活的再现,但它同样是作家心灵的产物,是通过作家的眼光和心灵来表现生活的。用表现说来解读《红楼梦》,我觉得可以把林黛玉和薛宝钗合起来看。合起来看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她们俩是一个人,而是说她们本身体现着统一的人性的两个方面。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画一个太极图——阴阳鱼,如果黑的是林黛玉,那么白的就是薛宝钗。她们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自然的、充分的,它表现为林黛玉;同时,人又是群体的、道德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控制的,它表现为薛宝钗。

1949年以后大陆上基本是拥黛抑钗之说占上风。从性灵的角度来说,我也非常喜欢林黛玉。林黛玉的情是一种为之可以生,为之可以死的情。而薛宝钗有她十分深沉的一面,我甚至感到她做到了大雅若俗,我不能笼统地认为薛宝钗“媚俗”。她保持了自己的清醒,有所不为,有所不言,她所达到的境界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是人性的基本矛盾。安娜·

卡列尼娜为什么喜欢渥伦斯基,而不喜欢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没有太大的毛病,是相当规整的、做事按部就班的一个沙皇的大臣。她喜欢渥伦斯基的结果并没有得到幸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放映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有人写信给电视台,认为播放这个电影是恶毒攻击我们的老干部,我们的老干部都忙于工作,而电影等于鼓励他们的妻子另觅新欢。

在钗黛问题上,共产党有一种悖论。作为革命党它应该支持林黛玉,作为执政党它应该支持薛宝钗。薛宝钗是社会和群体中一个稳定的因素。在文学的评论上大家可以歌颂林黛玉,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女儿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宝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对《红楼梦》进行表现主义的研究,我们就能感觉到曹雪芹塑造这两个人物的初衷,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要肯定哪一个,否定哪一个,许多对这两个人物的特殊处理也就可以理解了。

非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

我们也可以对《红楼梦》进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研究。文通中西学富五车的金克木先生说他对《红楼梦》中的一些问题无法理解。一是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大观园、这样一个女儿国、这样一个充满了清纯和诗意的世界呢?二是像刘姥姥这样一个怎么这样随随便便、畅通无阻地进入大观园呢?而且刘姥姥在那里应付裕如,跟受过多年的公共关系、外交训练一样。尽管她采用的是粗俗的方式,而粗俗的方式有时也是很需要的。就像除了吃山珍、海鲜以外,也需要吃酸菜粉和鲇鱼炖茄子。刘姥姥在《红楼梦》里一出来,就是上了一盘鲇鱼炖茄子。她带有乡土气息,不但贾母听着受用,就是读者看着也受用,如果都是

才子佳人式的“精英”也是很难消受的。这样就使小说的许多描写带上了真假之辨,或真假之不可辨的色彩。对这样的描写恐怕很难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解释。曹雪芹的天才在于他写真实的时候写得太真实了,以至于他写得不太真实的时候,你都认为是真实的,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叫作“假作真时真亦假”。他艺术的信用和说服力实在是太强了。

对《红楼梦》还可以进行象征主义的研究,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例如石而玉,玉而钗,钗而麒麟,一个麒麟还不够,还有第二个。包括各种器物吃食,似乎都有象征意义。我甚至觉得也不妨对《红楼梦》进行现代主义的研究,因为它的出现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颠覆。它是非英雄化的,是非因果报应的(虽有因果报应的成分,但主线没有因果报应),是非线性关系的,非道德教化的,甚至于是非故事性的。这些特征显示着它与古典主义文学的明显差别。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红楼梦》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或《红楼梦》成为现代主义出现的一个契机。我的意思是一个大的文学天才可以在很早的时期,就在他的作品中产生对传统的突破和颠覆,而非现代主义成为一种理论的时候,或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流派的时候。所以我想,如果从《红楼梦》突破古典、背叛古典、颠覆古典、超越古典的角度上来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1990年的时候,财政部在王炳乾部长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红楼梦》理财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还搞了一篇论文,对这篇论文褒贬不一。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有实用意义的研究方法。

哲学的内蕴

再谈谈对《红楼梦》进行哲学的研究。这里只是点到而已，不能细说。哲学的研究也包括神学的研究。梅新林先生在他的《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中对《红楼梦》的哲学内蕴有许多有价值的论述，当然也有显得牵强之处。他用悟道、思凡、游仙——佛、儒、道这三个模式来解释《红楼梦》，就是用理念的方法、模式的方法来追逐文学，这里会对文学有某种“歪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大学者他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歪曲”越厉害。梅先生的研究解决了我一个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钗黛合一新论》，钗黛合一用现实主义的方法研究是十分荒谬的，但如果作为作者的理念来说完全可能合一，从理念上她们之间可以取得一种互相对应、互相照射的关系。

梅新林先生写了《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主要是以中国的哲学精神分析，我还希望能读到《红楼梦与西洋哲学精神》。当然，《红楼梦》不是西洋哲学的著作，曹雪芹也不可能接触西洋哲学。但全书所揭示的存在的荒谬性，以及通过贾宝玉之口说出的对生命原本价值怀疑的那一段话，都连通着西洋哲学的精神。荒诞主义认为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和他要达到的目的经常处于一种绝对错位的状态。我觉得《红楼梦》对这一点反映得好极了。特别是抄检大观园一节，抄检大观园的事件中没有胜利者，每个人做的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生活在地”的论点，他对文化悲剧性局限性的批判；加缪的“局外人”的命题（贾宝玉就硬是一个局外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会帮助我们发展与开拓红学。所以我觉得用西洋哲学的精神研究《红楼梦》也会